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 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方 雲

南昌大學四方藝術研究院院長



中文摘要

本文簡略述說在獨創《雲禪畫》的藝術形式，傳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過程中之所感所得，分別從禪之傳承、禪之意境、禪者的追求、畫家的藝術追求和表現手法等幾個方面，通過星雲大師的禪話與歷代禪宗大德的偈語想結合，達到禪與畫、意與境、文與質的相融相生；釐清禪、禪者、禪畫之間輔車相依的關係。

通過星雲大師禪話、歷代大德禪詩、雲禪畫，他們的內容、題材、形象和形式諸構成要素的有機融合，以更自由地表現在無意識幻覺中所體悟到的人生和生活真象——佛性。繪畫成了大慧宗杲所宣導的「看話禪」，「試造文字不傳之境界」。

我在本文中還通過《雲禪畫》之造像技法、出離法、取像符號等技法的研究探討，勾畫了這樣一個「淡」的世界。我以為，人生中的大起大落，表現在畫家畫筆之下，應該是和諧共生的。面山思定，臨水照心，其最要緊的，是使對立的東西在自己的淡定從容中成為一種和諧。希望通過本文對《雲禪畫》的解讀，亦能略至一二。

關鍵字：人間佛教 星雲禪話 歷代禪偈 方雲禪畫 善巧方便

A Discussion on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Skillful Means in the Medium of the Visual Arts: A Case Study of “Cloud Chan Art”

Fang Yun

Director, Sifang Arts Research Center, Nancha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describes the artistic style of “Cloud Chan Art,” as well as its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by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 It will also discuss Cloud Chan Art along various lines, including its succession through the Chan lineage, the aesthetics of Chan, the Chan practitioner’s pursuit, and their techniques. In addition, it will use as its primary resources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Chan Stories and collections of the verses of past Chan mast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he se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 and art, the ideal and actualization, and the word and character of Chan art. Thus, this paper will work towards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n, Chan practitioners, and Chan art.

In this paper, the techniques of Cloud Chan Art and the technique of creating resemblances of images to symbols will be investigated. During contempl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one must keep one’s composure and allow conflicting phenomena to be at harmony – the same applies to artistic creation.

Keywords: Humanistic Buddhism, Venerable Master Hsing Yun’s Chan talk, Chan verses, Fang Yun Chan Art, skillful means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一、前言

星雲大師在諸多文章中曾說：「在我青少年讀書的時候，覺得佛教要『藝文化』……因為那時候對於佛經艱澀的文言文，坦白說，我是看不懂的。就想到佛教要通俗化、大眾化，因此，開始虛心從事藝文的寫作及關心佛教藝文的發展。」「無不本著佛法要『給人懂』的思想理念。」「我的主張是要『明白易懂』，真理應該是無偏無私，應該讓更多人共用佛法的喜悅。」「在開創佛光山伊始，我即立下『以文化弘揚佛法』宗旨，致力佛法人間化、生活化、藝文化，藉由藝術、文化帶動佛法的弘傳，接引不同根機的眾生。」正是因為大師這分慈悲，所以，有了我畫《雲禪畫》與星雲大師結緣的勝因。目前，大師已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二十多家美術館。

2013年4月，應大師創辦的佛光大學邀請，我的《雲禪畫——方雲禪畫作品特展》在佛光山佛陀紀念館本館開展，這期間，星雲大師親切接見了我。之後，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佛光緣美術館總館長如常法師並就如何進一步將大師著作的藝術化委託給了我。

為了佛教，為了感恩大師，也為了回報諸位給予我助緣的法師、師友們；這幾年來，我閉關創作，現在，我為星雲大師創作的《禪畫星雲大師話心經》、《話自在》、《話般若》《話修行》等四本《雲禪畫》系列叢書已交付三聯出版社。下面，我將這幾年用藝術傳播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感想心得整理出來，簡略述說個中因緣點滴與感想，並請各位大德賜教。

二、由禪入畫：無能說盡佛境界

（一）禪畫佛境界

星雲大師在《禪話禪畫》一書中說：「有鑑於現代人因生活的動盪、紛亂，

造成焦慮、緊張等諸多病症，而禪法是最能安定身心的力量，禪畫可廣收寓教於樂的效果。」

中國的禪宗博大精深，中國的繪畫也是意境萬千。我一直從事禪畫研究和創作，我首先想通過一組我的作品，來談談我的禪觀。禪宗有兩個涵義：一是提倡用禪觀概括佛教全部教理和修行的主張。二是指中國佛教宗派，以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摩訶迦葉微笑為其濫觴，奉菩提達摩為中華始祖，以覺悟眾生自心為主旨。

禪宗的傳承方式主要是通過以心傳心，心心相印的方式相傳，即是「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們信仰佛、尊敬佛、禮拜佛，佛究竟有什麼值得我們信仰，值得我們尊敬的呢？《華嚴經》上有一首偈語，這樣讚歎佛的功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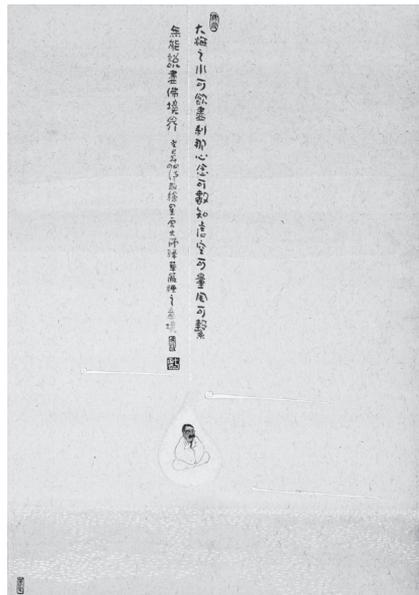
大海之水可飲盡，剎那心念可數知，
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說盡佛境界。

就是說：就算是大海之水可以飲盡、就算是剎那的心念生滅可以數知，就算是虛空可以丈量，就算是風可以繫住……就算這些不可能的事都變成可能，那也難以衡量佛的境界。（參見圖一）

那麼，這樣一個難以企及的佛境界，如何去表達呢？

我通過一幅《雲禪畫》，這樣表達：

畫面中，大海之水、剎那心念、虛空寬大無邊，無形無相，就算可以丈量虛



圖一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空，把風繫住，也難以衡量佛的境界。

星雲大師是這樣為大家開示這首詩偈的：

我們尊重的是佛的功德，佛的威力，佛的慈悲和般若智能有如「大海之水可飲盡」，海水之量雖大且多，就算你將海水飲盡，但佛的境界也無法得知。「剎那心念可數知」，佛教經典中計算時間最短的單位是一剎那，「少壯一彈指，六十三剎那」，其義是說年輕人彈指一下，就有六十三個剎那的時間，可見這剎那是很短很短的時間。我們的心一直在剎那生滅不停，剎那的心念生滅，我們可以數知，但佛的境界卻是無法數知的。「虛空可量風可繫」，虛空寬大無邊，無形無相，就算可以丈量虛空，把風繫住，也難以衡量佛的境界。

因為佛的境界是無限的解脫，無限的慈悲，無限的智能，無限的妙用，無限的發願，無限的功德！佛界都是無量、無邊、無限、無窮、無盡，因此我們崇敬佛陀，信仰佛陀，禮拜佛陀！

人也有人的境界，有人格、思想、道德……生活也有生活的境界，只要不沉迷於五欲塵勞裡，自然慢慢地與佛的境界相應了。——選自《星雲說偈》。¹

（二）禪畫禪觀境界

「禪」是一種思惟，是一種修行的方法；對畫禪畫而言，「禪定」，是對畫的境界的要求，也是對畫家本身修養的要求。外不著相，不執著一切世間相，內不動心，讓混亂的思緒平靜下來，外禪內定，專注一境，禪與畫才

1. 星雲大師：《星雲說偈 2·廬山煙雲》，高雄：佛光文化，2017年3月，頁4-5。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能相融相生。

清代書畫家笪重光說：「山林之氣本靜，筆躁動則靜氣不生，林泉之姿本幽，墨粗疏則幽姿頓減。」

這就是禪、禪者、禪畫之間輔車相依的關係。所謂「默知神自明，觀空境逾寂」。

碧澗泉水清，寒山月華白，
默知神自明，觀空境逾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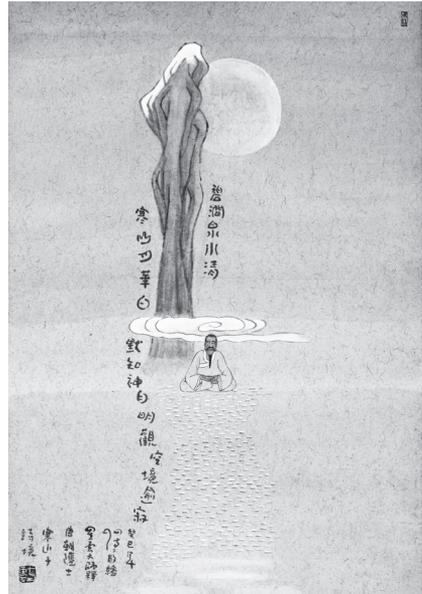
——唐·寒山

泉落碧澗，月上寒山。
面山思定，臨水照心。
靜謐之中，默然禪觀，
世界，在喧鬧中寂靜。（參見圖二）

我畫這幅畫，腦海中滿是禪觀的境界，那麼，如何將禪理契入到這幅禪畫中？我用了《星雲法語3·身心的安住·禪觀的世界》中的這一段話——

每一個人的世界都不一樣。其實，客觀的世界都一樣，只是各人的心境不同，讀書人有讀書人的世界，禪者也有他的禪觀世界。「禪觀的世界」是什麼樣的境界呢？有四點說明：

第一、是剎那的，也是永恆的。在禪觀的世界裡，剎那不算短，劫波不是長。所謂「一念三千」，剎那之間的一念，具足了三千大千世界，一剎那之間就是永恆。在禪者的世界，泯滅了大小、有無、長短、遠近、你我、自他的對待，一即一切，他把法界一



圖二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一切都融匯貫通了，因此剎那即是永恆。

第二、是渺小的，也是偉大的。「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在禪觀的世界裡，一花一葉、一沙一石，都是無邊的法界。所謂「須彌納芥子，芥子藏須彌」，一般人認為渺小的芥子都能藏須彌，所以禪者的世界裡，是渺小的，也是偉大的。

第三、是煩惱的，也是菩提的。「煩惱即菩提」，沒有煩惱便沒有菩提可得。就如還沒有成熟的鳳梨、柿子，很酸、很澀；但是經過風吹日晒，以及霜雪雨露的滋潤，當它成熟以後再吃，好甜！甜從哪裡來？就是從酸、澀而來。所以，菩提不是有另外的別處可求，只要我們把煩惱一轉，就如同轉酸澀為甜蜜一樣，煩惱自然可以化為菩提。

第四、是生死的，也是涅槃的。生死是人生的實相，有生必然有死。一般人害怕談死，其實死並不可怕，因為真正的生命是不死的，死亡朽壞的只是身體，我們的真如自性，法身慧命沒有生死。所以禪者的境界裡，生命是永恆不死的，永遠在涅槃裡，永遠如如不動，這才是真實的生命。

禪，是超越對待的，是平等一如的。²

（三）禪畫禪者境界

做人做事是有境界的，或說人是生活在一種境界裡。隨著成長成熟境界在不斷地變化，或上升，或下降，或靜止。

2. 星雲大師：〈禪觀的世界〉，《星雲法語3·身心的安住》，台北：香海文化，2013年5月，頁152-155。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比如，王國維謂學者的境界是：「『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而禪者的境界是怎樣的呢？

星雲大師說：「隨時隨地的舉手投足，行住坐臥、搬柴運水、飲食睡眠，都充滿禪機。禪是無所不在、遍於一切的。」

所以，我選擇五代南台守安禪師的一首偈語來表現這種意境——

南台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亡。
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緣無事可思量。

這是南台守安禪師的詩偈，「終日凝然萬慮亡」，是沒有念頭，沒有分別執著，又了了分明。「不是息心除妄想」，不是強制消除妄想，將煩動的心靜下來。這是徹悟世界萬象，不過自心顯現，故無心可操，無事可思。（參見圖三）

大師在《人間佛教系列9·生命昇華的世界》裡說到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天，瀋山禪師詢問前來探望他的徒弟仰山禪師說：

「你整個夏天不見人影，都做了些什麼呀？」

仰山禪師回答：

「師父，我耕了一塊田，收了一籃



圖三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果實。」

師父一聽，非常歡喜，於是說：

「果真如是，這個夏天你就沒有空過了。」

瀉山禪師的意思是：從現實生活來看，如果真的種了一塊田地，也實在有了豐收；在參禪意義上，則是種下了他日成佛作祖的因緣。

徒弟仰山禪師被師父這麼一問，也反過來問師父：

「師父，這個夏天，您又做了什麼？」

「我白天吃飯，晚上睡覺。」

仰山禪師聽了，讚歎答道：

「師父，這個夏天您也沒有空過時光。」

這種完全投注生命的日常生活，就是禪，也就是昇華的世界。正因為瀉山禪師得到禪的妙用，才能白天夜晚自在安詳，無論飲食睡眠都能正常自然，所以說禪是無所不在、遍於一切的。

現在一般人被功名利祿、億萬金錢搞得糾纏不清，不僅寢食難安，連坐立都不定，只要眼一閉，心神就不寧，恐怕這一打盹，生意就在懵懂當中泡湯了。終日渾渾噩噩、汲汲營營，沒有一點屬於自我寧靜的時間，這種生活還有什麼樂趣可言？³

超越與昇華，這，就是禪者的境界。

3. 星雲大師：〈生命昇華的世界〉，《人間佛教系列 9·禪學與淨土 禪淨篇》，台北：香海文化，2016 年 1 月，頁 316-317。

三、禪畫相融：千江有水千江月

（一）雲禪畫裡的禪與悟

禪宗以心為主宰，宣導「頓悟」，有一種「超感覺之感覺」的神祕經驗，以日常生活為修業開悟的道場，「說空不空，行在有中」，所以，相對於唯物論為出發點的美學，以唯心論為出發點的禪宗題材的藝文，有獨特的審美理想和特定的內涵，不管是禪詩、禪畫，它們的內容、題材、形象和形式諸構成要素，都不受外部世界客觀事物的自然形態的制約，以更自由地表現那在無意識幻覺中所體悟到的人生和生活真相——佛性。在這裡繪畫成了大慧宗杲所宣導的「看話禪」，「試造文字不傳之境界」。

《五燈會元》卷 17 記載青原禪師所述：「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

2014 年 5 月 30 日，星雲大師在湖南大學講演，曾提到蘇軾廬山詩中呈現學佛的三境界，來對應「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是山」三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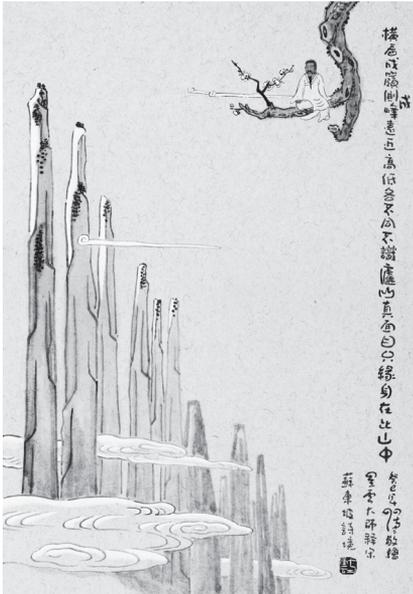
關於入道修行的法門，印度佛教有原始佛教的四果四向，至大乘佛教的四十一位、五十一位、五十二位等菩薩階位的說法。但到了禪宗這裡，就被簡化為三個階段。

我按星雲大師解說的蘇東坡的三首詩，創作了三幅禪畫，來表達參禪前後的境界：

初始——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圖四

蘇軾四十九歲那年 4 月（神宗元豐 7 年，西元 1084 年）從黃州奉詔奴州，途經江西九江，遊歷了廬山，他的《自記廬山詩》記載：「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總老就是指廬山東林寺主持常總大師。大師陪著看西林，自然別有意味。

其中，〈題西林壁〉就是參禪的初始境界。（參見圖四）

星雲大師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比喻我們天天都為吃飯、睡覺、工作而盡心費神，忙忙碌碌，對於自己生從何來、死往何去的大事反而不知道，不能把握生命的真諦，就像騎牛覓牛，實在可嘆。……如果我們能跳出身心的桎梏，從宇宙的眼光和角度來看，就能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認識人生的真相。」⁴

我所經營布置的畫面，重點就在於如果人能超出三界來看星辰日月、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種種境界，則身心就不會在煩惱業緣纏繞之中，也就是不會「只緣身在此山中」；不會對「生住異滅、遷流變化、千差萬別」的幻妄現象（畫面中的橫側、遠近、高低各不同）起了種種的分別，從而以主觀觀物，失去客觀的平等性。（不識廬山真面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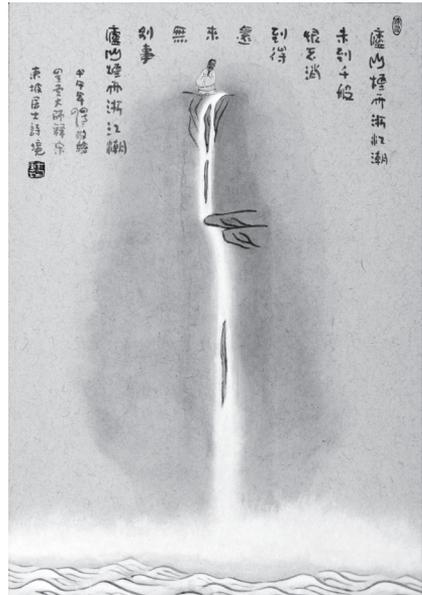
4. 星雲大師：《星雲說偈 1·千江映月》，高雄：佛光文化，2013 年 11 月，頁 124。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參禪第二階段的境界是——

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
到得還來無別事，廬山煙雨浙江潮。

星雲大師說：「佛法，要以平常心對治（針對病情治療）好奇心。世間的一切，有它自然的道理，不一定非要得到才是我的，非要見到才是我的……很多人憤世嫉俗，有懷才不遇的慨嘆，實在是多餘的……世事無常，諸相皆空，如果我們有一顆平常心，世間一切有也好，無也好，都看作鏡花水月（虛幻不實）……常懷平常心，能讓我們在生活裡，不因好奇而顛倒掛礙。」



圖五

「這首詩的大意是說，修道的人，在尚未『見道』之際，日夜急急遑遑，恨不得有個『徹悟』，所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更喪考妣』。（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證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時，才幡然曉得：『生佛一如，迷悟不二；本來現成，有何稀特？』所謂『一念不生全體現，依然本地舊家風』『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到得原來無別事）」。

我在畫這幅畫的時候，安排了這樣一個觀瀑的場景，因為，眾生的心念，如瀑流一般，無有始終，無有停頓，無有斷絕，綿綿延延，從生至死，從死至生，哪一段是過去？哪一段是現在？哪一段又是未來呢？我們又能留住哪一個念頭呢？世事無常，如飛瀑之流，是虛無假相，對於成敗得失，要想得透、看得開，才能與大自然互動而和諧，相生並存而不對立。（參見圖五）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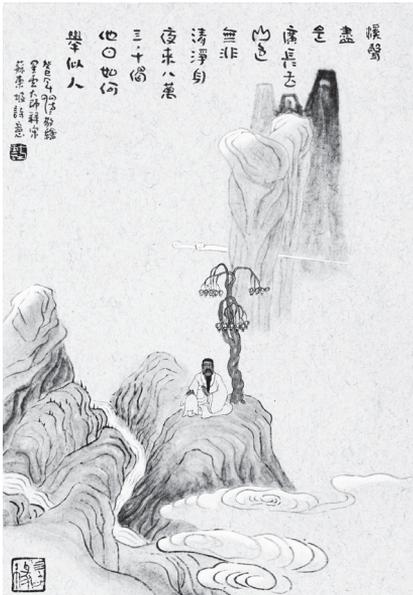
參禪的第三境界，即悟道後的境界是——

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
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

這第三首就是前面說的《自記廬山詩》記載中的另一首〈贈總老〉。

蘇軾當時路過廬山，住在東林寺中，寺外有條虎溪，是夜，虎溪淙淙水聲，山鳴谷應，徹夜不絕。次日蘇東坡將所聽所感，寫成七言絕句，贈與常總。他說，山中的水流聲，便是佛陀以廣長舌說法的法音，聽溪聲，就等於是聽佛法。而廬山的山光景色，便是佛陀所示現的清淨法身，看山色，就好像看到佛陀的莊嚴妙相一樣。

一夜間，蘇東坡就聽到了佛陀以廣長舌說了八萬四千個佛法偈語，參悟了好多好多的佛法妙義，他在想，這麼好的佛法，日後我將如何傳授給別人知道呢？（參見圖六）



圖六

在這幅畫中，我就是按星雲大師的解釋，佛法是普遍在虛空之中。我希望雲水之間的大化之中，大家能看到佛陀的精神、慧命、法身，流於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無處不在，無處不有。並且希望把八萬四千偈那麼多的妙法，通過畫面傳播給大家。

（二）《雲禪畫》裡的江與月

這是我畫的一幅瓷板畫（參見圖七），畫中對聯出自宋代禪師僧潤〈贈禪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客〉一詩：「片月影分千澗水，孤松聲任四時風。」禪聯之中常以月寓意得道者的德性或佛理禪意，以松象徵禪林大德。上聯曰：一片輕盈如玉之月，月影生輝，分身萬千，灑入千澗紅塵之中。下聯曰：禪林大德如山野巨松，任東西南北世俗風狂吹，孤松巋然不動。此乃得道之人與天同行，與道同化，與四季同寒暑，與萬物共和鳴，將所悟的佛性化為普照萬物之月華，以此普度眾生，使之同沐春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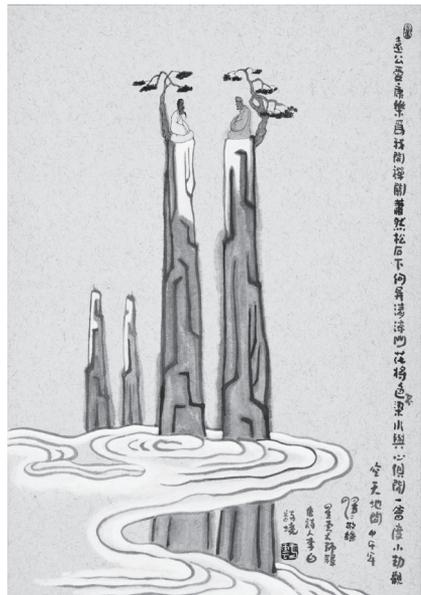
佛學對心的判斷有二，即妄心與真心之別。妄心指人的欲望，真心指人的本心。以實相而言，人並非有兩顆心，而是一念欲起，妄心生焉；一念善生，真心即現。禪宗法門要旨在於明心見性，亦向內求，發現自身的本來面目。有此慧眼，可屏棄世俗一切雜念，可悟佛性，可化月華普照萬物，眾生沐於佛光之中。

遠公愛康樂，為我開禪關。
蕭然松石下，何異清涼山。
花將色不染，水與心俱閒。
一會度小劫，觀空天地間。
——唐·李白（參見圖八）

這首詩的意思是：



圖七



圖八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禪師您就像當年慧遠法師愛康樂一樣愛護我，為我開啟了禪法的關門。我們在幽寂的松石下靜坐，猶如置身清涼山仙境。山草靈花猶如心香意葉；流水閒逸亦同心淨澄明。彈指剎那度過千萬年小劫，在天地之間感受萬法皆空。

大師在《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佛教對「宇宙人生」的看法》中說：

人的心力之大、心念之迅速，無可比擬，心的世界較物質世界更為無邊無際，所謂「一念三千」，心念一動，三界六道、宇宙之間，任意遨遊。我們的「心」是一個微妙不可思議的宇宙世界，眾生流轉六道，或是成佛作祖，取證聖境，都是由心的作為而定。

了解了「心」的力用之大以後，我們實在不必在心外追尋，只要此心覺悟，不妄自造作，則山河大地、樹木花草，盡納於胸中，

當下一念即是法界，娑婆世界轉瞬而成淨土，宇宙萬象、心識的起滅，無不豁朗明了，這就是「悟」。

追求開悟證果是一般人學佛的最高目標！悟的那一刻，整個迷妄的世界都粉碎了，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另一個世界、另一種風光；悟的時候，久遠過去的事情會重新浮現在眼前；悟的時候，遙遠以前的人和事，也都會慢慢向我們集中而來。悟的境界很難言說，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悟的那一刻，忽然沒了時間，也沒有了空間，一切都是



圖九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當然如是，本來如是，所以修道者追求「悟」，是一種無上的體會。我們平常看世間，看人生，都只是在浮面上打轉，不能深透到裡面，所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悟了以後，不但看東西不再是光看表面；悟了以後，宇宙的奧妙自然了然於胸，一切不言而明。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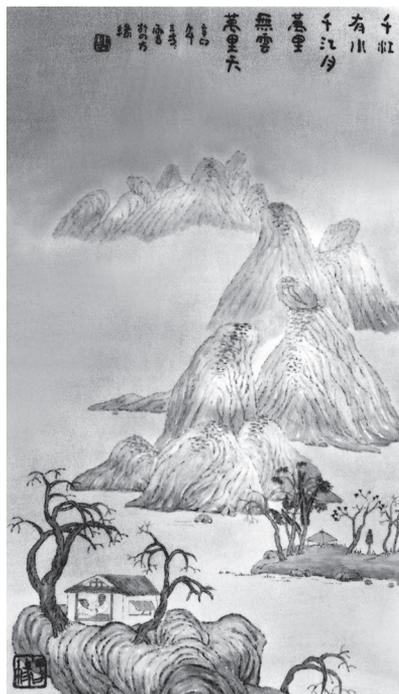
當下，置身鬧市，來來往往均為利，熙熙攘攘均為權。在這樣一個喧囂、競爭的環境裡，怎樣讓自己靜下來，讓自己能做到於有聲之地聞無聲。我希望藉助《雲禪畫》，通過墨彩在宣紙上之無聲，感知星雲大師和歷代禪師大德與我們內心交流。

這張盜板畫（參見圖九），構思與著墨都非常簡潔，畫的是六祖惠能之所悟「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年愚」。

那一線懸著藍色的古樸油燈，亮如白晝。

狀似豆油燈，實為心燈。心燈即是佛智，「心燈自明，自性敞亮」，禪聯有畫，畫昭禪意。曉禪理可以益智，有禪意可以養心。

這張盜板畫（參見圖十），以宋代禪師雷庵所作一聯：「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為創作緣起。



圖十

5. 星雲大師：〈佛教對「宇宙人生」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4月，頁159-160。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江河不分大小，有水就有月，人不分高低，有人就有佛性。

淡藍的天，淡藍的水，淡藍的山，淡藍的樹，月沿江流，山隨水行。一彎之處，兩樹之間，月照草舍，舍住草民。對月飲酒。臨江吟歌，好不自在。

是知足常樂？是隨遇而安？是順其自然？是水到渠成？

禪畫一體，一覽自悟。

（三）《雲禪畫》中的靜與淨

在紅塵，在鬧市，在喧囂之後，在拚搏之餘，泡一杯茶，賞一幅畫，品一首詩。其樂無窮。賞著、品著，可以入靜、入安。

雲禪畫，我希望可以讓人傾聽寂靜。

靜有何用？我們在這個瓷瓶裡讀一讀禪。（參見圖十一）

一老僧在古樹下參禪，一老鷹追擊野兔，在慌不擇路之際，野兔鑽入老僧的百衲衣內。老鷹追至，落在老僧的肩上，老僧微眯雙眼，泰然靜坐。千山萬壑一片靜寂。暮色至，老鷹無奈飛去，野兔驚出，躲進山谷。

老僧不揚手，老鷹不驚走，也不讓野兔做其口中之食。

佛心禪意，處變不驚。

靜美淨顯。

用出世精神做人，用入世精神做事。



圖十一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這，就是雲禪畫。

《雲禪畫》系列，就是由星雲大師禪話、我之禪畫共同完成的創作過程，大師的禪話，是心靈的聲息，在有限的人生水月中，創造廣大無邊的境界；而我之禪畫，則「以禪悅為味」，根據大師的禪話，選擇歷代大德的禪詩，創作出自在輕安、適悅身心的意境，並希望藉此，給讀者、觀者營造出拈花一笑的、妙高頂上不可言說的禪的境界，以激發禪文化的潛德幽光。

這就是我在新的《雲禪畫》系列叢書中，把星雲大師的法語、古代大德的禪詩結合起來，通過禪畫的方式來表達的一種嘗試。希望通過這一綜合的藝術形式，善巧地表達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般若智慧。

四、畫者求禪：水花凝幻質，墨彩染空塵

（一）禪悟與夢境

馬克思指出：「自由的王國只是在由必須的和外在目的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為按照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於真正物質產生的彼岸。」

夢，正是「存在於真正物質產生的彼岸」的一個自由王國，因此，以夢為經驗模式，是禪畫所表達的「頓悟心中之佛」，同時也是普遍之佛的反映。

清人笪重光曾語：「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真境逼而神境生。」此為中國畫拈出了空、實兩境的美學概念。而禪畫之美正由空境而發。遍觀當今中國繪畫，實境之圖者不勝枚舉，都落於眼目、繪技的照攝；而於空境的表現，則真寥寥落落，難於窺真。

夢、空，這是中西方文化給予禪畫的內涵。同時，我從星雲大師的一句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圖十二

話裡，得到了很大啟發，大師說：「禪講開悟，悟是比夢更加進步的境界。如果說夢是山河大地的示現，悟就是電光火石，沒有時空對應，沒有人我關係，要用心去體會。」我在創作雲禪畫時，也一直是按照大師的教誨去做的。

比如下面這張雲禪畫（參見圖十二），取材於唐朝澹交禪師之悟境：

圖形期自見，自見卻傷神。
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
水花凝幻質，墨彩染空塵，
堪笑予兼爾，俱為未了人。

畫一張像，想了解自己到底是什麼樣，見了以後反而甚是感傷。人生本來就是一場夢而已，沒有般若智慧的人生更是夢中之夢，見的亦不過是身外之身！人生如水中空花一樣虛幻，畫像亦不過是墨彩渲染出的幻影，你我是多麼可笑，都是萬般放不下之人。

我運用筆墨點線的下意識流動，組合成一片恍惚、迷離的圖景，好像是浮在虛空中的海市蜃樓，有一種透明性，象徵佛性的普照和洞察。期望觀者把這抽象的夢境作為返照自心的鏡子，達到如《壇經》所說的「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的禪境。

大師在《人間佛法要·幸福與安樂》中的開示說：

常聽人抱怨：「生活的重擔，壓得我透不過氣來。」「心裡的壓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力、人情的冷暖讓我承受不了。」究竟是什麼讓人的身心不得安寧呢？

人的心中百般掛念，擔負人我是非、種種的比較計較無法放下。過去曾有一個梵志帶了兩隻花瓶去拜訪佛陀。一見面，佛陀就對他說：「放下！」梵志依言放下手中的一隻花瓶；佛陀又說：「放下！」他又放下另一隻花瓶。佛陀還是說：「放下！」

梵志心中感到不解，說：「我手中的東西都已經放下了，你還要我放下什麼呢？」佛陀說：「我叫你放下，不是要你放下花瓶，而是要你把傲慢、驕瞋、嫉妒、怨恨這些不善的念頭和不好的情緒，都要統統放下。」

我經常比喻，做人要像一個皮箱，當提起時提起，該放下時放下。當提起時，應該勇敢承擔，要有「捨我其誰」的發心與使命感；該放下時，也要隨順因緣，坦然放下。能放下，便容易再提起；肯向前跨一步，就會有前途。⁶

（二）禪境與無住

中國禪宗文化起源於南北朝時期，盛於唐、宋，經元、明、清諸代發展演變，而為中華傳統文化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中國傳統水墨藝術恰恰有與禪宗禪意的相通之處，它可以通過有限的筆墨來傳達無窮的氣韻。我認為，禪畫，就是禪者用簡、空的境界來表達禪事、禪理所繪的畫。

6. 星雲大師：〈幸福與安樂〉·《人間佛教法要》，台北：國際佛光會，2012年10月，頁208-209。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比如：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
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唐·船子德誠

月華如水，傾瀉在靜謐的湖面上千尺絲綸垂入水中，如同參悟深如千尺禪道。一波才動萬波湧。夜靜水寒，魚不食釣，禪者載著滿船的月輝，輕弄棹槳，沉浸於明月天心的空靈世界裡……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禪者坐彎月上，垂一絲釣而下，一遊魚觀而近之。此非魚釣圖，而是禪者修心的寫照，人是欲身，魚為神識，欲身一念機心則萬機隨動，而神識以空靜降伏其躁，即可證得空明之境。是為禪悅之美。（參見圖十三）



圖十三

星雲大師在《金剛經講話·莊嚴佛土無有住相分第十》中有這樣一段開示：

有一位無果禪師潛居山林，以參禪為定課，二十年來都由一對母女護持供養。由於長久來一直沒有見性，因此打算離山去尋師訪道，希冀能明了父母未生之前的面目。這一對護法的母女，親手縫製一件棉衣，並且包了四錠的銀子，送給禪師做為路費。

禪師接受母女兩人棉衣和錢銀的供養，是夜仍坐禪養息。到了半夜，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見一青衣童子，手持幡蓋，帶領著一系列的鼓吹歌弦而來，放下一朵大蓮花，殷勤請他乘坐蓮台。

禪師暗忖：我是禪門中人，未修淨土善因，不應貪著此境。青衣童子又再三勸請，表示勿錯過吉時良辰。禪師隨手拿了一把引磬放入蓮台上。不久，童子及諸樂人，便逐漸遠去。

清晨時，禪師正準備啟程，護法的母女匆忙趕來，手裡拿了一把引磬，滿腹狐疑問禪師道：「這是禪師遺失的東西吧！只是很奇怪，昨晚家中母馬生了死胎，馬夫剖腹時，卻發現禪師的引磬，只是不明白，為何這把引磬會從馬腹生出來呢？」

無果禪師聞語，不禁冷汗淋漓，於是作偈：

一襲衲衣一張皮，四錠元寶四個蹄；

若非老僧定力深，幾與汝家作馬兒。

無果禪師因不貪著勝境妙果，才得以免去入馬腹的業報。吾人心若有所住，就不免貪求顛倒，若住於渴愛中，就墮入火咽餓鬼報；若住於瞋怨仇報中，當下身受修羅爭鬥苦；若不明事理，痴闇無知，宛如陷入畜生的業識茫茫中。

佛陀知眾生心性和習氣，因此用金剛堅利的劍戟，剷除我們心地滿布的葛藤，不妄求神通妙法，於好惡美醜諸境不生住心。《金剛經》的三十二分，分分都探溯心的本源，讓我們返璞歸真，不再被世間的粉墨聲色眩惑，做一個正觀自在的逍遙人！⁷

7. 星雲大師：〈莊嚴佛土無有住相分第十〉，《金剛經講話》，台北：佛光文化，1997年9月，頁170-171。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五、禪者畫禪：一念心清淨，處處蓮花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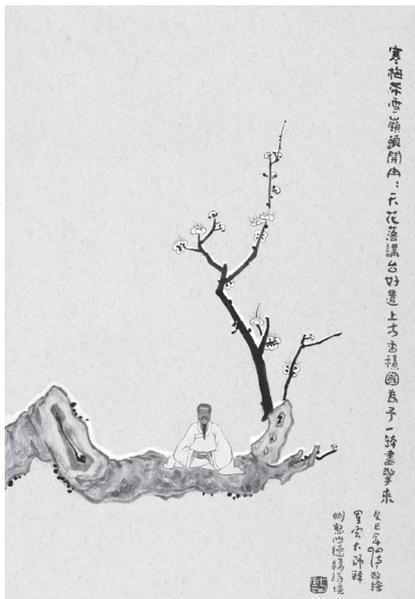
（一）《雲禪畫》之造像技法

藝術雖是心旨，卻源於大千世界的映象。以畫映心固可獨樂，而以畫彰文更是為藝的所繫。作為一名禪者，我更將自己放在禪宗文化的傳播者身分上。

天遊故靜。所謂天遊，即放任自然，回溯本真之謂。我之雲禪畫境，所以追求素淨而豐美，亦源於此。

雲禪畫的創作俱源於心象之造。其畫面的題材雖是現實的普通物象，而其物象的組合卻每每得生發新意。

比如明代憨山德清禪師這首詩：



圖十四

寒梅帶雪嶺頭開，冉冉天花落講台；
好遣上方香積園，為予一鉢盡擎來。

寒梅在冰天雪地裡的山頂怒放，如同天人將冉冉的天花灑落在修行人的道台；只要有道行，連佛國香積園的美味佳餚，都會一一呈現在眼前的。（參見圖十四）

星雲大師這樣為我們解說這首詩：

「寒梅帶雪嶺頭開」，寒梅必經風霜雨雪的滋潤，才能開得茂盛芬芳。佛十大弟子中，解空第一的須菩提因體悟到真空，所以每次參禪打坐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時，天人都為他散花；維摩詰居士修行也能契入真理，天女一樣替他散花。如果有一天，我們修行到須菩提、維摩詰一樣的境界，自然「冉冉天花落講台」。

三國時代，諸葛孔明先生具足臥虎藏龍的雄韜偉略，劉備三顧茅蘆，而使漢氏一族能鼎足三國；唐朝道信禪師道聞遐邇，唐太宗三詔不赴，以疾辭旨；五代恆超法師，講經說論二十餘載，力辭皇賜紫衣，有「誓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之說。

只要我們經得起考驗，經得起折磨，凡事不患無為，患己不立！不怕沒人欣賞，不怕沒有名位，不怕沒有機會，怕的是人家需要你時，你準備好了嗎？你充實好了嗎？你有能力擔當嗎？

「好遣上方香積國，為予一鉢盡擎來」，只要我們修行有所得，不怕沒有助緣，不必掛念外面的東西是不是我們的，只要有道行，一切皆現成，甚至香積國的飯菜都能拿來給我們享受！

修道者要憂道不憂貧，只怕沒有道行，不怕貧窮苦難，只要時節因緣一到，凡事自然水到渠成。你要寺院，你能精進向道，寺院就現成了；你要人緣，你實行菩薩道，人緣就現成了。三千娑婆，八千淨土，只看你如何去接受！⁸

我畫的「寒梅帶雪嶺頭開」，不過一禪者端居雪梅之上，畫面簡素清曠，絕無崇嶺險崖的真境。然而讀大師的禪話，則又豁然知真境何處。此境非梅之實境，乃以梅喻人之空境，以香喻禪之空境。人即梅，梅即人，那點點冰清之花俱可見禪者於世間礪苦而來的修證之果。

8. 星雲大師：《星雲說偈 1·千江映月》，高雄：佛光文化，2013年11月，頁200-201。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簡而見其功，空而得萬物，禪畫的筆法和主題，是禪者心境，明心見性是其根本，扣合禪宗「法無定法，以心生萬法」的特色。禪畫所表達的，是從「我執」、「法執」的桎梏回歸無拘無束的自在，是從浮躁功利的社會回歸平靜無塵的自性。

（二）《雲禪畫》之出離技法

原江西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陳東有先生在了解、推廣《雲禪畫》時，曾問我：「禪講究禪定和智慧，在參禪的過程中，體悟世間覺；畫講究品格和境界，在繪畫的過程中，根據自己對意象的理解和追求，或生動其氣韻，或經營其位置。二者一為抽象、一為形象，一為哲理、一為藝術，如何相融、相生？」

我創作的雲禪畫中的人，是解脫自在的、是無有分辨的、是物我為一的，他們以山河大地、花草樹木、日月星辰為友，我想表達的，就是在大自然裡，清靜、無求的回歸是多麼可貴，人的生活不一定要依靠物欲才有快樂，在無欲裡、在清淨裡，一樣可以安身立命。

星雲大師說：「在佛教，『此岸』是迷、是苦、是邪、是束縛、是煩惱、是生死、是染著、是娑婆世界……『彼岸』是悟、是樂、是正、是解脫、是清涼、是昇華、是清淨、是極樂淨土。而『渡』，則是從生死煩惱迷惑的此岸，到達覺悟解脫涅槃彼岸的方法。佛教的藝術展現，是其中的方法之一。」

東坡老在〈送參寥師〉一詩中曾寫道：「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物。」所贊本是禪之空觀，然而移注繪畫，一「靜」字，一「空」字，未嘗不道出中國畫，尤其是禪畫的美境。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我在創作雲禪畫時，結合星雲大師的禪話，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深入禪學內蘊，以禪學理趣的修證闡發為旨，表現為一種活潑潑的氣象。故雲禪畫無物不寄，無象不喻，其文其畫其旨其趣，日用修證之法舉拾不離禪。比如這首古德：

性定伏魔朝朝樂，妄念不起處處安；
心止念絕真富貴，私欲盡斷真福田。
（參見圖十五）

星雲大師這樣解說這首禪詩：

「性定伏魔朝朝樂」，我們的本性如果安住在禪定裡，就可以降伏魔怨，過著朝朝喜樂的生活。

我們的真如自性要如何才能安住在禪定裡？這就要看我們能不能把握自己、明白自己了。

我們要將私欲斷除，無貪無求，人品自然高尚，所謂「人到無求品自高」所以說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國家社會自然富強！我們都是造福國家的福田，就像是弘法利生的福田僧一樣。⁹

而我在畫面中想要表達的，就是：

如果，在心裡種一枝蓮，如同把本性安住在禪定裡，那些誘惑、妄想之魔，跌入泥裡，化成安樂，化作自在。這裡，是富貴，是福田。



圖十五

9. 星雲大師：《星雲說偈2·廬山煙雲》，高雄：佛光文化，2017年3月，頁100-101。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再如唐漳州羅漢的禪詩——

宇內為閑客，人中做野僧，
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我既是用出離法來表達，畫中人物總是端居於雲頭煙嵐玄遠之境中，這是修禪者慣用的靜觀之法，以出離神觀當下身，一切皆可超遠清脫。

我是宇宙中心無掛礙的過客，是四海為家接引眾生的出家人，任由他人不理解我、嘲笑我，我隨時隨地都在按照我的初心修行。（參見圖十六）

星雲大師在《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佛教對「宇宙人生」的看法》的話給了我創作這幅畫很大的啟發，大師說：



圖十六

一般佛教徒都知道，二千五百多年前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開悟成佛。佛陀開悟，悟的是什麼道理呢？一般人都說，佛陀悟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理。那麼宇宙人生又是什麼？宇宙和人生有什麼關係呢？

所謂「宇宙」，以中國話來解釋，就是：上下四方的空間為「宇」，古往今來的時間為「宙」，也就是一切空間、一切時間組合起來，稱之為「宇宙」。

在佛教裡，大的空間叫佛剎、虛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空，小的叫微塵，名稱雖然不同，卻都稱為「三千大千世界」。一個「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的化境，稱為一個佛土，而宇宙中有無數無量的三千大千世界存在其中，佛經稱為「十方恆沙世界」、「十方微塵世界」。所以，如果要問宇宙到底有多大？只能說宇宙至大無外，至小無內，宇宙是無量無邊，無垠無涯的。

由於宇宙世間提供我們生存的條件，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所以我們理應關心我們的宇宙世界，誠如理學家陸象山說：「宇宙的事，乃我們自己分內的事；我們自己分內的事，也就是宇宙分內的事。」

只是，以凡夫眾生淺薄的知識，實在無法了解廣大無邊的世界，因為宇宙之大，即使利用最快速的光，也無法繞遍整個宇宙。因此，我們與其向心外的世界探討，不如「返求於心」，向自己的心內追求。如王陽明先生說：「宇宙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宇宙。」古德也說：「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又說：「心外無一法。」乃至唯識家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些都是告訴我們，世界只是我們心中的一朵雲彩罷了，因此如果我們能將宇宙納於胸中，對宇宙萬物便可以了然於心，因為法界之寬，其實也只是在當下的一念而已。¹⁰

「世界只是我們心中的一朵雲彩罷了」，不知諸位能不能從我的畫面裡感受到這樣的自在與寬廣？

10. 星雲大師：〈佛教對「宇宙人生」的看法〉，《人間佛教當代問題座談會》，台北：香海文化，2008年4月，頁150-151。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再比如唐·龐蘊寫的著名的一首詩：

一念心清淨，處處蓮花開；

一花一淨土，一土一如來。（參見圖十七）

星雲大師在《迷悟之間 1·真理的價值·一念之間》一文中，這樣來告訴我們如何認識我們的「心」：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這是形容時間的流逝之快；然而，我們的心念，疾如閃電，快比光陰。

我們的心，剎那生滅，前念才過，後念又起，念念相繼，猶如潮汐，潮來潮往，永不停歇。



圖十七

我們的心，不受時空限制，一念之間，忽而遨遊五大洲；一念之間，瞬息去來三世間，真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天上人間，只在「一念之間」。

我們的心，大如虛空，所謂心包太虛，量周沙界；心中無事一床寬，心中有事世間小，是大是小，就在「一念之間」。

我們的心，一念三千，一念具足三千法界；一念之間，天堂地獄，六道輪迴，是佛是魔，全在「一念之間」。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心，是我人的主宰；心，就是觀念，觀念一改，命運隨之改變。一念之間，哭婆可以變笑婆；一念之間，愚迷可以轉靈巧。一念慈悲助人，就是聖賢之心；一念嫉妒害人，小人之心立現。一念私心為己，成就有限；一念發心為人，功德無量。

心，是升沉的樞紐；我們的心，一心開二門：一念頓悟，可以放下身心，解脫自在，不受煩惱；一念生迷，也會鑽牛角尖，掀風起浪，不得安寧。

心，是永恆的象徵；一念開覺，當下轉凡成聖，煩惱也可以化菩提。一念迷悟，關乎我人一生，甚至臨終一念，來世去向，立時決定。

一念之間，關係重大，吾人豈能不戒懼謹慎於「一念之間」乎！¹¹

所以，我畫中的人物都作闔目觀，正是修禪之人對於大千世界的認知方式體現，不賴眼目的外觀，要憑心下的默識。

只要當下心頭一念清淨，滿世界都綻放如蓮。每一朵花裡，都能體悟出淨土世界，每一粒塵裡，都能感應到如來佛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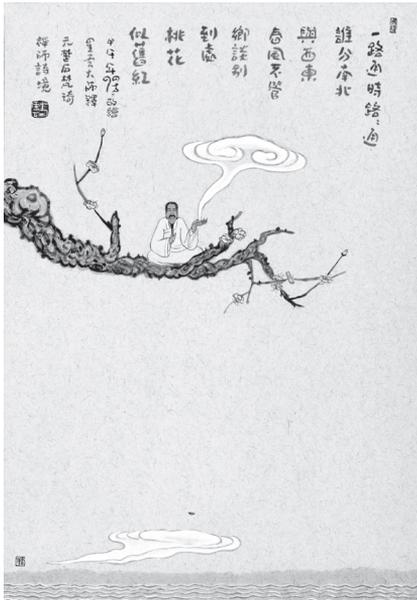
（三）《雲禪畫》之取象符號

下面，我給大家分享一下我畫卷中最重要的雲法，則取自敦煌宗教繪畫中的繪雲法，並加以提煉成極具裝飾意味的符號形象。

比如為元朝楚石梵琦禪師這首詩配的畫面——

11. 星雲大師：〈一念之間〉，《迷悟之間1·真理的價值》，台北：香海文化，2009年1月，頁122-124。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圖十八

一路通時路路通，誰分南北與西東；
春風不管鄉談別，到處桃花似舊紅。

一條路走通了，你會發現，原來這世間每條路都是相通的，哪用刻意去分辨，「大道」到底是在南北，還是在西東。

如果和煦的春風，何曾去分辨鄉音的不同，處處的桃花都在它的輕拂之下，年年盛開夢的殷紅。（參見圖十八）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
人在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南北朝·傅翕居士



圖十九

空手把持的不僅僅是一把鋤頭，而是整個法界虛空，心無掛礙，騎牛、步行是一樣的徜徉快樂。人從橋上走過，水流潺潺，但從水的角度看來，分明是橋在流動啊。（參見圖十九）

六、結論——畫中悟禪：世界光如水月，身心皎若琉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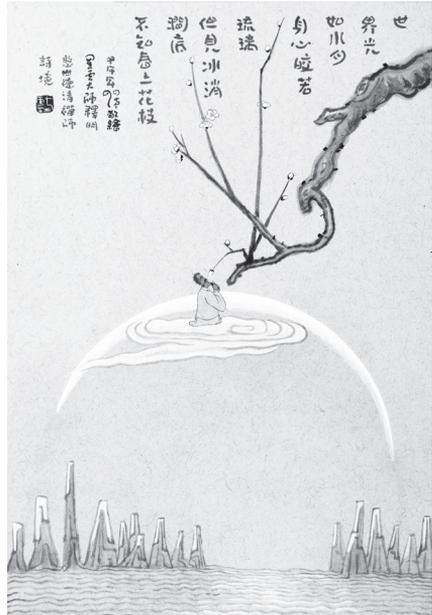
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使我對禪的領悟更深了一層，禪畫的境界，也由對大千世界的一種宏觀，進入到微觀，從禪畫的體悟中也有對大千世界的新知。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有這樣一首禪詩：

世界光如水月，身心皎若琉璃；
但見冰消澗底，不知春上花枝。
——明·憨山德清（參見圖二十）

是說人的佛性皎若琉璃、湛然通透，散發出來的般若光明把世界照得光如水月。我勾畫了這樣一個「淡」的世界。我以為，人生中的大起大落，表現在畫家畫筆之下，應該是和諧共生的。我以前多畫石獅，獅顯霸氣；後來我畫禪意，禪意淡定。二者意象各表雖有不同而情曲互通，猶如「淡定」之「淡」字，不正是水火交融而成一體麼。我畫紙本，亦畫陶瓷，二者質地不同，畫法也盡不同，相差很大，但輕重之間，山水本一，我可盡得舉重若輕、也舉輕若重之悟。見獅見禪，有石有雲，見山見水，若高似低，撫獅思禪，面山思定，臨水照心，其最要緊的，是使對立的東西在自己的淡定從容中成為一種和諧。



圖二十

我也希望《禪畫星雲大師般若》系列叢書中，大師的慈悲智慧，亦能以無量壽無量光，在一剎那裡，展現大師其人其事的至真；在一微處中，示現禪宗文化的真諦。

最後，以我非常喜歡的一代傳奇名相，元朝耶律楚材的一首詩收尾：

從征萬里走風沙，南北東西總是家；
落得胸中空索索，凝然心是白蓮花。

2016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



圖二十一

人生如同一場征戰，千里單騎，萬里風沙。四海為家，心無牽掛。是非放下，落得胸中空索索，萬德光中，凝然心是白蓮花。（參見圖二十一）

星雲大師說：「人生如戰場，真是千奇百怪，善戰的人，走到哪裡都不怕，隨遇而安，不計較得失，到處都能隨分隨緣，到處都給人方便、協助，當然就可以得道多助，處處都是家了。」

假如能將心中這許多東西統統拿掉，心中空索索、輕蕩蕩的，什麼都不放在心上，就如大肚能容的彌勒菩薩把一切是非、煩惱全放在乾坤袋裡，能夠這樣，我們的心真的是像一朵白蓮花般清淨芬芳、純潔可愛了。」

星雲大師還說：「歷史上許多的佛教藝術創作，涵蓋了對佛法的體證與宗教情操的投入，在外，表達生活中的真、善、美；在內，是人格的超越與昇華。千餘年來，在滾滾流轉的世事中，以無聲說法，無形中讓每個瞻仰、欣賞的人昇華了人格，淨化了心靈。」¹²

希望我的《雲禪畫》，亦能略至一二。

12. 星雲大師：《星雲說偈·千江映月》，高雄：佛光文化，2013年11月，頁132-133。

從《雲禪畫》之創作實踐談星雲大師人間佛教之善巧方便



人間佛教語錄

求財不如勤儉，
求安不如守戒，
求名不如隨分，
求助不如結緣，
求福不如修身。

《星雲日記》